

# 喀尔喀蒙古“蛇进”考

姑茹玛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蛇进”一词, 来源于汉语的“舍人”, 蒙古语写作“Sigejin”, 16-17世纪的蒙、汉文史料中因词尾变化以多种书写形式出现。在漠南、漠北蒙古人中, 以官职和身分两种含义使用, 其中漠北蒙古居多。17世纪末开始, 被清朝的官职取代。

**关键词:** 16-17世纪; 喀尔喀; 蛇进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16-17世纪的蒙、汉文史料中多次出现“蛇进”一词, 用作蒙古人的官职或身分, 尤以喀尔喀蒙古人的使用占多数。本文利用蒙汉文文字史料, 对16-17世纪喀尔喀蒙古“蛇进”一词来源、涵义、演变、文献记载以及相关史事作一考察。

## 一、“蛇进”一词涵义及演变

“蛇进”, 汉文亦写作“舍进”、“舍津”、“舍金”等, 蒙文写作“Sigejin”, 可以读作“Sig (或 k/h) ej (或 c) in”。关于该词, 著名蒙古学家赛熙亚乐认为, “Sigejin”一词来源于汉语的“舍人”, 是古代的官称; 该词由“Si+ge+jin”三个音母组成。在蒙古语中其第二音母“ge”被读作“ee”, 因此“Si+ee”构成“舍”。汉语的“人”在中期蒙古语(阿尔泰语系的日语、朝鲜语都如此)中转写为“jin”, 从而“舍人”在蒙古语中变成“舍津”。[1]笔者完全赞同赛氏的说法。“舍人”最早为豪门贵族家里的门客, 战国时期的蔺相如为赵国宦官头目令缪贤的家臣。用于官称, 最早见于《周礼·地官》, 是国君的亲近属官。[2]秦汉、魏晋、唐宋时期一直沿用。

“舍人”作为蒙古人的官职, 明正统年间就出现于史乘。如正统四年(1439), “有达官舍人率众叛, 叛至猪圈口, 官军捕斩十二人, 其余生擒来献。上命斩之”。[3]又如, 正统九年三月, “升赤斤蒙古卫指挥僉事切领为都指挥僉事, 所镇抚刺麻塔儿为正千户, 舍人宗儿加哥为所镇抚, 舍人苦出等六人袭父职, 俱以本卫都指挥, 可儿即奏保也。”[4]到明中期, “舍人”亦沿用。如, 1541年成书的《皇明九边考》载: “为正千户者四, 曰李来, 曰鞞惟, 曰把儿都, 曰伯革; 为舍人者, 曰打哈等, 最多”。[5]而且这一职衔一直沿用至明末。如1610年成书的《卢龙塞略》云: “六兀鲁思罕, 都指挥僉事, 二妻, 子二。嫡子曰升纳, 都指挥僉事。妾子曰挨伯秃, 舍人。”[6]

有明一代, “舍”当家讲, 舍人就是还在家里没有正式出仕的男性公民。当时, 明朝对境内的蒙古人有这样的称呼, 即“达官舍人”, 简称“达官(或达舍)”。[7]“达官”指有职衔的蒙古族官员, “达舍”则指还没有正式职衔的的贵族子弟。正统九年三月, 皇帝令“征进云南达官舍人家属给绢二匹布三匹, 有愿省视者给口粮脚力。”[8]成化十三年, 又敕“兵部精选达官舍人之勇锐闲武艺者二百人以听调用”。[9]

众所周知, 明代的舍人分为中书科舍人、直文华殿东房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西房中书舍人、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内阁制敕房中书舍人五种, 均为从七品。但蒙古人的“舍人”职衔与明朝廷中的官衔并不一致。如上文中的“舍人”排在“正千户”之后。有时排在“都指挥、镇抚”之后, 如:

“朝贡夷人赏赐，都督段绢六表里，都指挥至镇抚五表里，舍人四表里，散达二表里。所贡马收于本镇，行时工部给价，每匹六两。”[10]有时排在最后：“指挥、千百户、所镇抚、头目每人采段二表里、绢一疋，各织金纁丝衣一套，又各加采段一表里。舍人每人采段二表里、绢一疋、织金衣一套，达子每人采段一表里、绢一疋、素纁丝衣一套。”[11]从史料记载来看，“舍人”官位并不高，为人数众多的一种官衔。其承袭也较随意，“成祖靖难，三卫赴义有功，永乐初割大宁地与之，徙宁王于南昌，改行都司于保定，为大宁都司，又增置卜刺罕卫。今东起辽阳，西距(西)(四)海冶，皆其境也。仍令三卫岁二(百)(贡)，(贯)(贡)百人。久之，每贡至千余人，邀我赏赉。其承袭不分真伪，俱称舍人云。”[12]

“舍人”、“达舍”在17世纪初的汉文史籍中又以“蛇进”(明清汉文史籍又写作“舍进”、“舍津”、“舍金”、“賒进”等)的形式出现。最早出现于1601-1603年成书的汉文史料《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该书称“边外平山、大虫岭等处，俱酋首歹成台吉，耳六蛇进等部落驻牧。”[13]王士琦解释“蛇进”一词为“倘不浪儿男”。“倘不浪”明代汉文史籍中又写作“倘不能”、“塔不囊”、“塔不能”“塔布囊”“塔布能”、“傥不浪”、“唐不浪”等，是蒙古语“tabunang”，为“王子家女婿，即仪宾”[14]，或“酋长之婿”。[15]“女婿”之“儿男”，即指王子家的“外甥”。《华译夷语》中称其为“者耶”(蒙古语的 jige)，女婿称之为“古列(舌)根”(蒙古语的 körgen)。[16]《华译夷语》成书于1369年，当时还未出现“塔不囊”一词，更没有作为其儿子的“蛇进”一词。“塔不囊”一词于16世纪70年代在汉文史籍中作为“酋长之婿”出现，“昆酋女婿索郎倘不浪授以副千户”[17]，但它不是官职，而是一种身份。

王子家的“女婿”和“外甥”的称谓，17世纪形成的蒙古文史书多沿用蒙元时期的用法，即“körgen”、“jige”。如，无名氏《黄金史纲》记载“岱总可汗遇害之时，彻卜登以摩伦台吉为自己之外甥(蒙古语 jige)而没有加害。”[18]罗藏丹津《黄金史》[19]、《蒙古源流》[20]、《大黄史》[21]以及18世纪的《金轮千辐》[22]等都延续这一传统，当描述此段史事时都以“jige”一词来表述，而不是用作“蛇进”。但这些蒙古文史籍已出现了“塔布囊”一词。如无名氏《黄金史纲》记载，“达延汗征右翼军由乌日图海王及其子布尔海……与五部喀尔喀那颜有姻亲的巴嘎孙[23]塔布囊五人为先锋。”[24]该词在罗氏《黄金史》中也出现。[25]只有《大黄史》、《阿萨喇克其史》在描述喀尔喀万户渊源之时出现“西克其纳尔”这一称谓。从这两部蒙古文史籍记载来看，“西克沁”似乎是喀尔喀蒙古人使用的专用词。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共同制订的《蒙古卫拉特法典》中却用作“na ṽ aču jige”[26]，以及后来形成的噶邦锡喇布的《卫拉特历史文献》也用作“jige”、“körgen”。[27]看来，“锡格沁”不通用于漠西蒙古。

总之，“jige”、“körgen”之称谓是从蒙元以来大家公认的法， “蛇进”一词是16世纪初在漠南、漠北蒙古人当中使用，特指蒙古人身份和地位的专用术语。但到17世纪后半叶开始，蒙、汉文史籍中“蛇进”一词消失，甚至“塔不囊”一词也逐渐被“额駝”、“駝马”所取代。专门描述喀尔喀史的一部重要蒙古文史书《宝贝念珠》则直接称作“额駝”。[28]

## 二、史料记载及解读

### (一) 汉文史料记载

如前所述，明清汉文史籍写作“蛇进”、“舍津”、“舍金”、“舍进”等。下面依次作一考察。

#### 1. “蛇进”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拒墙堡图说》：“边外平山、大虫岭等处，俱酋首歹成台吉，耳六蛇进等部落驻牧。”[29]

“拒墙堡”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正北长城内侧的拒墙村，与镇羌堡、拒门堡、助马堡被称为“镇羌四堡”。“平山县”、“大虫岭”应该是拒墙堡附近的地名。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

载，拒墙堡属大同巡道辖北东路堡垒。大同巡道北东路分辖八堡，“沿长九十三里分，边墩一百二十九座，火路墩四十二座。……边外与永邵卜巢穴相对，而东则摆腰、兀慎，西则酋首妇、东哨打儿汉等驻牧。”拒墙堡位居该路偏西北侧，应为“酋首妇、东哨打儿汉等”驻牧的地方。“酋首妇”指俺答汗妾三娘子，《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成书的17世纪初，三娘子与俺答汗孙扯力克已完婚。大同巡道拒墙堡附近游牧的“歹成台吉”，应该是“永谢布大成台吉”。

“耳六”，王士琦解释其为“各台吉乳母之夫”。[30]这里的“耳六”应该是拥有“蛇进”身份或职位的人名。此人于万历十四年（1586），作为三娘子、扯力克以及俺答汗侄五路台吉等人的使者，与“安太”、“常户”、“首什”等八十四人“恭进表文一通、白马九匹称谢”。[31]他应该为歹成台吉所属或亲属关系的人物。

万历十四年（1586）“**袭授百户亚儿麦舍金等二员**”；万历三十一年“**新升百户也习**

**他蛇进等二十七员**”。[32]

这里的“舍金”等同“蛇进”，两者均不是官职，而是一种身份。升任“百户”官职的“亚儿麦”、“也习他”二人身世无从考证，从其“百户”官职断定，二人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阿害兔蛇进、铁气蛇进…土麦蛇进…阿户棒蛇进…苦信蛇进…脑太蛇进”**

这条记载来自《万历武功录·扯力克列传》。[33]1587年三月，鄂尔多斯部首领吉囊（即俺答长子衮必力克墨尔根吉囊）、哈刺真（即喀喇沁）部首领白洪大、永谢布首领哈罗气把都儿为首的二百八十多名贵族上书明廷，“以其状请封大将军”。其中列举了六名“蛇进”。

## 2. “舍金”

“边外柳沟、大尖山等处，酋首把都儿舍金、满骨素等部落驻牧。”[34]

“柳沟、大尖山”系靖虏堡辖内的地名。“靖虏堡”是明长城大同镇关堡，建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设守备，分守长城11里，属大同阳和道辖东路堡垒，位居守口堡、镇边堡中间，为今日山西省阳高县。据《三云筹俎考》，“把都儿舍金”等部落驻牧于该堡西北部方向。“满骨素”应该是明代蒙古哈喇慎部贵族、俺答汗弟弟昆都力哈（即老把都儿台吉）第四子满五素。驻牧在宣府张家口小白阳堡边外。[35]排在满骨素前面的“把都尔舍金”身份不详。

顷之，歹言黄台吉遣夷使乞答害恰、巴答，而**克臭男抄胡儿遣二舍金**等赴甘州，讲僧大人命。[36]

“克臭”系多罗土蛮部首领把都儿黄台吉之弟，俺答执政时期与宾兔台吉驻牧甘州边外，明朝封其为指挥僉事。“抄胡儿”，又称“炒忽儿”，“吉能之部酋也”，明朝封其为指挥僉事。二人派去的“二舍金”是人名、还是两名冠以“舍金”官职或身份的人，目前还无法查实。

## 3. 舍进

“……其子博尔坤舍进，杀其人以报父仇”。[37]

“博尔坤”，明朝末期海西女真之一的哈达部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海西大酋速黑忒为族人巴岱达尔汗所杀，子孙四散逃亡。速黑忒的长子之子万（汉名王台），逃至“席北（锡伯）部”相近的“绥哈城”（今吉林吉林西部）。速黑忒的次子旺住外兰（汉名王忠）率部分部众逃至广顺关（南关）外的哈达河地区（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自称部长，成为哈达部的创建者。后来哈达部造反，杀死了王忠。于是，王忠之子博尔坤为父报仇，迎堂兄王台为哈达部首领。那么，“舍进”是博尔坤官职还是身份，目前还无法查证。

#### 4. 舍津

“……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朝贡使臣上表行礼……[谨/今]随表文献黄弓二张、马三匹，奉使（者）卿里萨米、**纳古尔舍津**二人，已自宝庙前起行矣。” [38]

“纳古尔舍津”，又写作“诺尔舍进” [39]，是喀尔喀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派往清廷的第一任使臣，他同土谢图汗部另一使臣京理以及车臣汗硕垒使者一道觐见天聪汗。同年十一月，受到朝廷赏赐。此人于崇德八年，又作为喀尔喀土谢图汗之使臣，同留居喀尔喀的苏尼特部腾机特使臣一同来朝进香，并“献鞍马、银币、茶香等物，酌纳之”。 [40]

“……阵斩腾机[特/忒]子多尔济、**巴图舍津**，腾机思孙噶尔玛特木德克、博音图，斩首无算，尽获其家口、辎重。” [41]

顺治三年（1646年）蒙古苏尼特部腾吉思叛变，北投喀尔喀车臣汗部。五月，顺治帝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内外蒙古兵及京城八旗兵前往克噜伦河征讨腾吉思。七月上旬，清军抵达克噜伦河地区，派人探知腾吉思等在衮噶鲁台（位于土拉河东南）地方。在布尔哈图山（位于土拉河南岸，欧特克山西面）截杀腾吉特子多尔济台吉、腾吉思孙噶尔玛特木德克台吉等。又在乌里雅台河（土拉河支流，在色儿必河之东）斩杀固木台吉等。清军行围于布尔哈图山阳，大肆杀戮苏尼特及喀尔喀部民如同猎物。最后又在土拉河北岸之欧特克山举行围猎，掠获大量人畜财物。 [42]被清军追杀的人员名单中列有“巴图舍津”，排在腾机思子多尔济之后，孙噶尔玛特木德克之前。理藩院的宣告中也称其为“较有名望”。从史料表述来看，冠以“舍津”的“巴图”可能是腾机思外甥之类的重要人物，“舍津”应为其身份，即“尚不浪儿男”。巴图舍津双亲情况不详。

#### 5. 賚进

“……隆庆末，以敖刺气打赖**賚进**故，往往积怨于我边吏，数引众盗边。” [43]

此人为辛爱黄台吉第五子波儿哈都台吉部夷。其它情况不详。

##### （二）蒙古文史籍的记载

“蛇进”亦见于16-17形成的蒙古文史籍，被写作“Sikecin”，下面根据其词意作一考察。

##### 1. 用作职务或职别/工种

《白史》(P88-89)：莅临主持国主合罕公仓通赏四善事节日及四大筵宴之六十九官职为……可私行筵宴八中职为：诸台吉、诸塔布囊、**王锡格沁** (Sikecin)、太师、诸杰、亲王、媵官；都检三职为：**王锡格沁** (Sikecin)、学监、臣宰等。……私宴俟司胙官主持；外祭由司诵司、掌印官主持之。 [44]

“锡格沁”与“王”并用，排在“太师、诸杰、亲王”之前。鲍音先生译其为“王公”。 [45]众所周知，蒙古人的“王”，特指黄金家族（除北元时期明朝封赐的“王”之外），非黄金家族不能用此号。那么与王并用的“锡格沁”应该与王有密切关系之人。都检三职为中的“王锡格沁”，解释为“司诵”较合适。 [45]

第22条：**锡格沁**、斡尔勒克、司旗、司号、达尔罕、沙比纳尔、太师，这等人行窃，少罚二九。……第60条：**锡格沁**、斡尔勒克、司旗、司号、达尔罕、沙比纳尔、太师，这等人行窃，惩罚度等同。这等人之妻（行窃），罚十九。其丈夫（行窃），罚八九。 [46]

这是16世纪末喀尔喀左右二翼贵族参与的《六和硕律令》。第22条“锡格沁”之后排列的“斡尔勒克”，是蒙元时期的官职。成吉思汗拥有九员大将，即九名斡尔勒克，元代也有九名斡尔勒克，

官位排在诸官中的第五位。为尊位之象征，“智谋之象征”。[47]明一代，蒙古人的官职较随意，“斡尔勒克”也不再显贵。那么排在斡尔勒克前面的“锡格沁”，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目前还无法确定。

……七和硕执政的图什墨勒等有这些人：……绰克图之察克沁锡格沁、薄咕齐收楞额；豁朗诺颜之孛勒克图布圭、伊勒登黑图格德尔土谢图、锡格恰尔别克图……绰克图台吉之阿哈沁锡格沁、额尔克阿布岱、僧格扎雅齐、楚鲁琥斡尔鲁……。[48]

这是1596年喀尔喀七和硕贵族在塔喇尼河畔制订的大律令，称作《猴年大律令》。从“执政的图什墨勒”一词来看，冠有“锡格沁”称号的人，是在朝廷任职的一些官员。

《阿勒坦汗传》第70条：青龙年（1544）土谢图彻辰汗远征兀良罕，至而降服兀

良罕之莽乞尔丞相、莽海锡格津（Sikejin）、波尔合布克等，使莽海锡格津敬奉守护

额真之白室，于青马年平安凯旋返回家园。

与丞相对应的“锡格津”应为官职。兀良哈人的原牧地是今蒙古国肯特山和克鲁伦河、鄂嫩河上游地区。9世纪，被从额尔古纳河迁来的蒙古部占据，成为蒙古部兴起的地方。这里的原住民兀良哈人被征服，成为成吉思汗的斡脱古孛斡勒（Ötögu boγol）。兀良哈人成吉思汗去世后，斡脱古孛斡勒出身的兀良哈人千户玉典赤率其千户住在不儿汗山，世代为成吉思汗守陵。“莽海锡格津”应该是该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该书虽成书于17世纪初，但未采用明代的说法，如俺答汗女婿称作“körgen”，而不是“塔不囊”。[49]

## 2. 用作身份

第1条：汗若违律令，罚取马一千匹、盔甲一百副、驼一百峰……塔布囊、锡格齐纳儿违背，罚盔甲五副、驼五峰、马五十匹。哈刺抽人若违背，杀其身，籍没其财产。……第4条：汗若不至会盟，罚马一百匹。塔布囊、锡格齐纳儿若不至，罚马五十匹、驼五峰。第5条：作为汗殿下左右翼游牧的大小诺颜，若擅自更换其游牧，罚五十匹马、五峰骆驼。若塔布囊、锡格齐纳儿脱离（汗）游牧，则罚三九。第6条：与敌交战，汗若临阵逃遁，罚一千匹马、一百峰骆驼、一百副盔甲。若孛儿只斤氏逃遁，仍照此例处罚。若塔布囊、锡格齐纳儿逃遁，（亦）仍照此例处罚。哈刺抽人若逃遁，其为披甲士兵，罚其盔甲和四匹乘骑马。若为无盔甲士兵，则罚两匹乘骑马。[48]

这是“猴年大律令”中的相关条款。这里出现的“锡格齐纳儿”，即“锡格沁”的复数。从排在“塔布囊”之后来看，应该指王士琦所解释的“倘不浪儿男”，是王子家的外甥。

《大黄史》P159：赤那思（Činosun）部乌都博罗特（Odubolud）每年给达延汗送晒干的黄羊肉。有一次送完返回时请求说：‘哈刺出出身的扎赉尔克鲁特之西克其讷尔（Sikečiner）统辖[喀尔喀部]，为什么由他们统辖？我来请求大汗的一个儿子[去做喀尔喀的主人]。’[达延汗]非常赞同，将吉迷斯斤哈屯（Jimiskin qatun，哈屯为蒙古语，意为夫人）所生长子格呼博罗特送去。一年后，乌都博罗特将格呼博罗特送回，解释说：‘[格呼博罗特]性情暴躁且任性，所以担心大汗您安抚的百姓将会遭罚！’[乌都博罗特]返回时，带走了正在玩耍的格呼森札。

《阿萨喇克其史》P117-118记载与《大黄史》略同。只记“扎赉尔人西克其讷尔（Sikečiner）统辖喀尔喀部”，未记“克鲁特”部。下节将专述，此略。

《金轮千辐》P128达延汗授封功臣：巴秃儿其格沁（Baγatur čikičin）、巴阿孙

塔布囊、锡固孙、阿哈拉呼等，并赐予达尔汉号。

这里的“čikičin”可能是“sikečin”的误写。

### 三、相关史事

“锡格沁”一词，我们通常从《大黄史》、《阿萨喇克其史》两部史籍了解。前书记载，当时的喀尔喀部由“哈刺出出身的札赉尔克噜特（Kerūd）之西克其讷尔（Sikečiner）统辖”；后书称“由札赉尔人西克其讷尔（Sikečiner）统辖喀尔喀部”。“西克其讷尔”无疑是“西克沁（Sikečin）”的复数。下面对相关史事作一考证。

#### （一）“哈刺出”

突厥语，意为“阿拉特”，自由民，是被统治阶级的平民。“哈刺出”，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前就已出现，“与氏族贵族那颜相对，受其统治的一般氏族成员称为“哈刺出”（汉译“下民”），他们与那颜之间具有共同的血缘认同关系”。这那颜与哈刺出虽属同族，但身份差别明显，哈刺出自视“低贱”，不敢在那颜面前陈述意见。[50]成吉思汗建国之后，进一步加强等级观念，“哈刺出”同那颜、那可儿、孛斡勒，都对主人有隶属关系，大汗对他们同样拥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从而，史料中“孛斡勒与合刺出（引者按：即“哈刺出”异译）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孛斡勒还可以同那可儿等量齐观”。[51]有明一代，平民被称为“阿拉特、哈刺出（黑民）、哈刺里克”[52]，为封建领主的属民，虽然领主无权随意杀害自己的属民，但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平民仍对领主有着人身隶属关系，而且承担各种义务，成为汗、台吉的阿拉巴图（纳贡赋者）。明代蒙古中的特殊阶级——“赛特”（臣僚、大臣），就指哈刺出（庶民、平民）出身的异姓大臣。达延汗大推行分封制度后，蒙古诸王势力得到发展和强盛，黄金家族在蒙古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从而“赛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以上是“哈刺出”的意义和演变过程。

#### （二）“哈刺出出身的札赉尔克噜特”

**“札赉尔”** 札赉尔，元代作“札刺尔”、“札喇亦儿歹”、“札刺亦儿”、“押拉伊而”等，清代作“札（扎）赉尔”，为古蒙古部落名，成吉思汗祖先海都时期就是孛儿只斤氏族的“世仆”（斡特古·孛斡勒）。元代，札刺亦儿是蒙古左翼五投下之一，五部首领皆为国王木华黎等人的后裔，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功臣贵戚。蒙元时期，五部属于左翼，占左翼蒙古四十千户中的十六个，位居蒙古东南部。元顺帝退出大都，五部随大汗北迁，投下逐渐变为爱玛，成为喀尔喀万户中人口众多的、有权势的一部，统辖着北喀尔喀。16世纪末，札赉尔鄂托克游牧于杭盖山一带，而17世纪初迁徙到了阿尔泰山东南地区游牧。[53]

克噜特，又写作 Kerenügüd 或 Kergüd[54]，即乞儿吉思部落。吉尔吉斯（或柯尔克孜），突厥族，属蒙古人种。2000多年前，其先民就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逐渐向西南迁至天山地区，并与当地的突厥、蒙古部落相融合。隆庆二年（1568），俺答汗再次远征驻牧阿尔泰山奥达陶图木地方的“克尔古特国之吉阿肯阿噶等诺颜”[55]，这里的“克尔古特”已融入瓦剌所属八千辉特部。此时克噜特已与毗邻的瓦剌融合，从“国”之称谓来看，“克尔古特”可能是八千辉特部里人数占众多或主体部族。那么，克噜特何时迁居喀尔喀？或喀尔喀原来就有克噜特人？目前我们还没有足以佐证的材料。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达延汗执政晚期，即16世纪初，克噜特已是与札赉尔并肩统辖北喀尔喀的万户之首领，其势力和人数应该不菲。到16世纪四十年代，克噜特人是组成喀尔喀的十三个主体部族之一，由格呼森札三子诺诺和继承。诺诺和及其子孙占据喀尔喀中部地区，以“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赛音诺颜”等名号统治着喀尔喀蒙古政教，其势力和影响深远而持久。几十年后，克噜特人仍是诺诺子孙的重臣。据《阿萨喇克其史》记载，铁蛇年（1581），土谢图汗阿巴泰（1554-1588）派“克噜特”部叫阿拉克的人跟随土默特“邦仕”，到俺答汗处迎请“喇嘛”。阿拉克迎请“谷芒囊索”到喀尔喀，从此阿巴泰汗皈依佛教。因阿拉克有功于佛教传入喀尔喀，在其“达尔汉”称号上又被加封“达尔汉”，并赐予敕书和印玺。如此看来，当时的“克噜特”人阿拉克是辅佐阿巴泰的近臣，拥有“达尔汉”号，被委以重任前往漠南蒙古土默特部迎请喇嘛，获得至高无上的双重“达尔汉”之号。

### （三）“西克其讷尔”

“西克其讷尔”无疑是“西克沁”的复数。那么，札赉尔、克噜特二部如何成为“西克沁”，即“塔布囊儿男”。考究这一问题，要先考察达延汗及其家族的姻亲网络。首先，达延汗母亲是兀良哈部呼图克实固锡的女儿锡吉尔，史书记载无其它子嗣。达延汗一妻二妾，一妻为汪古部绰罗拜特穆尔丞相之女满都海，一妾巴儿虎氏，另一妾为札赉尔或兀鲁兀[56]部斡罗思少师之女，生二男，即格呼博罗特和格呼森札。根据《大黄史》和《阿萨喇克其史》记载，此二人均被分封到喀尔喀万户右翼。前者被送回，掌管了察哈尔八大鄂托克之一的兀鲁兀。后者则是喀尔喀万户右翼的祖先，其后裔世代统辖北喀尔喀。从母舅家娶妻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儿随母舅”，格呼博罗特和格呼森札分封的家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游牧民族的这一传统。达延汗独生女图噜勒图公主嫁给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扎鲁特部之别速特人，时间当是1508年达兰特哩衮战役之后。格呼森札两位夫人均来自内喀尔喀五部另一支乌济叶特部。

据达延汗父子的姻亲网络中我们没有发现符合“塔不囊儿男”的“札赉尔”、“克噜特”二部。是否黄金家族其它成员的姻亲，因史料缺载而无法考证。笔者认为，《大黄史》所载，作为“西克沁”的“札赉尔”、“克噜特”二部，“塔不囊儿男”的可能性小。达延汗的前一任大汗满都鲁（1475-1479年在位）无子嗣，达延汗生父伯颜猛克之妻为前文提及的兀良哈氏。众所周知，达延汗执政时期，喀尔喀作为“万户”组织，成为大汗直属六万户之一。赤那孙部乌都博罗特提到的统辖外喀尔喀“札赉尔”、“克噜特”之“西克沁”，应该也是达延汗执政时期的事。既然达延汗父子三代的姻亲都不符合“塔不囊儿男”，那么，蒙文史籍所记载的“西克沁”作为一种职务的可能性大。如前所述，札赉尔部是成吉思汗祖先的世仆，从成吉思汗时期入值怯薛，终元之世担任要职。“克噜特”部何时迁居喀尔喀，其担任的职务渊源无从考证。《阿萨喇克其史》作者善巴则只记录“札赉尔”，没有记录“克噜特”，是否遗漏，还是另有它因不得而知。从格呼森札时期，“克噜特”为喀尔喀十三个主体部族之一；诺诺和长子阿巴泰重用该部之阿拉克达尔汉等稍晚期的记载来看，克噜特部也是以“西格沁、斡尔勒克、司旗、司号、达尔罕”[48]等名号充任朝廷要职无疑。

综上所述，“蛇进”一词来源于汉语的“舍人”，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漠南、漠北蒙古人当中使用，特指蒙古人身份、地位以及职位（或职别）的专用术语。17世纪40年代之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多此用，不见于漠南及漠西蒙古史籍。作为一种特定名词，17世纪末以后“蛇进”在文献中消失，以清朝的官职所取代。

### 参考文献

- [1] 赛熙亚乐. 赛熙亚乐论文集[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160-165.
- [2] 周礼[M]. (汉)郑玄注, 中华书局, 1982.
- [3] 明英宗实录[M]. 正统四年九月庚申,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4] 明英宗实录[M]. 正统九年三月丙辰.
- [5] 魏焕. 皇明九边考[A].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C]. 第一辑,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6. 247.
- [6] 郭造卿. 卢龙塞略[A].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C]. 第二辑,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0. 373.
- [7] 明英宗实录[M]. 正统四年九月庚申.
- [8] 明英宗实录[M]. 正统九年三月辛亥朔.
- [9] 明英宗实录[M]. 成化十三年八月戊戌.
- [10] 皇明九边考[A].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C]. 第一辑, 第247页.
- [11] 申时行. 大明会典[M]. 卷一〇七《朝贡》.
- [12] 王圻. 续文献通考[A].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C]. 第二辑, 第236页.
- [13] 杨时宁.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A]. 玄览堂丛书初集[C], 郑振铎辑, 台北: 台北正中书局, 1981.
- [14] 王士琦. 三云筹俎考[A].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C]. 第二辑, 第425页.
- [15] 萧大亨. 北虏风俗[A].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C]. 第二辑, 第240页.
- [16] 火源洁. 华译夷语·人物门[A]. 涵芬楼秘笈[C].
- [17] 明穆宗实录[M]. 隆庆六年十月癸酉条,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962年.

- [18]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M].朱风、贾敬颜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72.
- [19] 罗藏丹津著,乔吉校注.黄金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593.
- [20]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所附拉丁文转写,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72、275.
- [21] [苏]沙斯契娜.《沙刺图济》——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M].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113.
- [22] 答里麻著.金轮千辐[M].乔吉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122.
- [23]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24]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M].第97页.
- [26] 蒙古卫拉特法典[M].道润梯布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117.
- [27] 卫拉特历史文献[M].巴岱、金峰、额尔德尼整理注释,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238、246.
- [28] 戈拉登著.宝贝念珠[M].阿尔达札布注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489.
- [29] 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
- [30]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A].明代蒙古汉籍史料[C].第二辑,第426页.
- [31]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A].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汇编[C].第四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119.
- [32]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A].明代蒙古汉籍史料[C].第二辑,第435页.
- [33]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A].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汇编[C].第四辑,第124页.
- [34]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靖虏堡图说[M].
- [35]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A].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汇编[C].第四辑,第157页.
- [36]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A].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汇编[C].第四辑,第167、384页.
- [37] 清太祖实录[M].己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秋九月,丁未朔.
- [38] 清实录[M].崇德二年(1637)八月庚戌.
- [39] 清实录[M].崇德二年十一月,辛未.
- [40] 清实录[M].崇德八年(1643)冬十月,辛酉朔.
- [41] 清实录[M].乾隆本卷二七,康熙本卷二七,院档,第二辑136、140.
- [42] 齐木德道尔吉.腾吉思事件[M].第135-136页.
- [43]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A].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汇编[C].第四辑,第138页.
- [44] 留金锁注释.十善福法白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88-89.
- [45] 鲍音.《十善福经白史》浅译[J].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2):44-48.
- [46] 普尔赉.有关蒙古和中亚国家文化与历史的两部珍贵文献[M].乌兰巴托,1974年.
- [47] 留金锁注释.十善福法白史[M].
- [48] 普尔赉.有关蒙古和中亚国家文化与历史的两部珍贵文献[M].图雅.桦树皮律令研究——以文献学研究为中心[M].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内蒙古大学.
- [49] 阿勒坦汗传[M].第101条.
- [50] 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A].北大史学[C].2001年12月.
- [51] 亦邻真.关于十一十二世纪的孛斡勒[A].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C].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2]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M].第三卷,博士学位论文,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253.
- [53] 奥其尔.格尔勒巴达喇呼.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历史[M].乌兰巴托,2003.98.
- [54] 阿勒坦汗传[M].珠荣嘎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93、97.
- [55] 阿勒坦汗传[M].第96节.
- [56] 桂花.入清前(1691)的喀尔喀右翼研究[M].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 Research About “Shenjin” of Khalkha Mongolia

Guruma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d “Shejin” rooted in the chinese word “Sheren” and “Sigejin” in mongolian. It appeared in variety of written forms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16-17<sup>th</sup> century because of declension. It used as two different meanings of identity and government post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esert mongolian and the northern desert mongolian took majority. It’s replaced by government post of Qing Dynasty since the late 17<sup>th</sup> century.

**Key words:** 16-17<sup>th</sup> century, Khalkha, Shejin

**收稿日期:** 2015-10-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一般项目“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研究”(14YJA850003);

**作者简介:** 姑姑玛(1970—),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民族史、喀尔喀史。